

2022年3月4日 责任编辑 凌子越 组版 国芳



冰墩墩情话

■ 王晓云

谢衍再次仔细看了看手上这个冰墩墩，硅胶、水晶超柔毛绒，熊猫形象与富有超能量的冰晶外壳相结合，头部外壳造型取自冰雪运动头盔，装饰五彩光环、整体形象酷似航天员……他确认完美无瑕，才把这个已经完工的冰墩墩产品轻放到另外一个敞开的袋子里。

再过一段时间，北京的冬奥会就要举行了，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和运动员们入场，大家看到“冰墩墩”这萌宠可爱的形象，一定要眉开眼笑了！可这些来自五大洲四大洋的国际友人们一定想不到，这个可爱的毛茸茸吉祥物，就出自秦巴汉水他这个叫谢衍的瘦弱男孩子之手，想到这里，谢衍不觉发出了灿烂的微笑。他旁边的傻白甜高灿一眼瞄到他，就说：谢衍，你激动什么，傻笑傻笑的。谢衍说：我激动啊，创造了冰墩墩火热而冷静的心。高灿打了他一拳。谢衍喜欢高灿，也喜欢叫高灿傻白甜。在他的心目中，就觉得傻白甜最好，从小到大喜气洋洋的，永远不知道生气和疲惫。他想，人也不能太聪明了，就是傻白甜每天最快乐、知足。

话说谢衍其实最佩服的人不是傻白甜高灿，而是自己的女老板荣雪梅。荣雪梅从小出生在淮南大地一个普通的村庄里，在她20岁左右的时候，就去到江苏省打工了。她在那里，遇到自己的白马王子，此后，他们从毛绒玩具厂的打工仔和打工妹，到开始拥有自己的工厂，到开始接外贸订单。近十年来东南沿海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用工荒，荣雪梅也开始四处寻找商机，在自己的老家淮南建厂，在安康市就毛绒玩具招商引资的时候，她毅然来了这片美丽的山清水秀之地。

谢衍最佩服荣雪梅的不只是她风风火火的性格，四处散发的人际关系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他最佩服荣雪梅的，就是她对于所有业务的熟稔。一块块小小的布，在她手里就像绣花儿一样，她能够熟知它的所有工序，只到她这里变成一只吉祥的兔

子，一只可爱的松鼠、金丝猴或者是狼。谢衍是做技术的，他也最佩服做技术的人。虽然他这个技术，以前有一点被人轻视，但是现在，他终于找到了用武之地。

二

谢衍清晰记得他们为拥有冰墩墩的生产权而去参加招标的往事。那天一大早，荣雪梅董事长就让人把谢衍请到了自己的办公室。荣雪梅董事长那天穿着粉扑扑的衣服，像是冬天的梅花那样洋溢着暖意，她的身影从简陋的大班台后面闪出来，脸上圆圆的皮肤饱满白嫩闪着光，她总是给人一种少女感。谢衍所在的厂是一个分厂，他不知道身为董事长的荣雪梅为啥要大驾光临，召见他一个普通工人。

仔细看，荣雪梅的手上拿着一个精致的手举火炬，展翅飞翔的朱鹮“朱朱”，谢衍一眼就认出，这正是他们曾经生产的最为可爱的十四运吉祥物之一的朱鹮。那次的吉祥物还有奔跑的热情奔放的大熊猫“熊熊”、健壮憨萌、阔步向前的羚牛“羚羚”、聪明智慧、灵动可爱的金丝猴“金金”，这些是秦岭四宝的可爱卡通造型，也是在陕西西安举行的十四运的动漫造型，吉祥福娃。

当时荣雪梅对谢衍说：我今天叫你，就是再确认一下，这个朱鹮的嘴，是你主要负责生产的吗？谢衍连忙说：是，董事长，这一块特别不太好缝合，我们指导老工人反复确定了做法，这块也是您认可的。谢衍说着，觉得自己的心里有些忐忑。荣雪梅微笑了起来，她用粗糙的手指微微拨弄着那“鸟儿”长长的嘴喙，轻声说：真不错啊，针线紧密，匀净，几乎看不出针脚，比我的手艺还好呢，你干这一行多少年了？得到夸奖，谢衍的脸立即涨红了，他说：嗯，五年了。荣雪梅笑了，她说：对对，我想起来了，上次全市毛绒玩具技能比武大赛，你是拿了冠军吗？那还是我第一次见到你，挺腼腆的。诶，你是在哪里干了这么久？竟然五年了，我以前怎么不认识你？这一下子，谢衍的脸更红了，他轻声说：董事长，您忘记了，您在东莞的时候就见过我，您去东莞招骨干工人，我也在……荣雪梅说：啊？既然你手艺那么好，我怎么不记得你……

三

其实，谢衍心里想说的，他一点也不怪荣雪梅董事长，因为在东莞的那个时候，他总是躲在角落里窥探。他真的很想在心里喊一声，真的不怪你们，我就是有缺点的。

从小，谢衍就是一个总溜边的孩子，他有着一双大大的眼睛，长长的睫毛，洁白的皮肤，瘦瘦的脸

颊，被人说，像女孩子一样秀气。他总觉得自己肩不能挑，手不能扛，力气不够，因而，十分自卑。还有不少大孩子嘲笑他，说他像女孩子一样腼腆，他们一说，谢衍的脸就更红了，他跑到教室外面去，眼泪滴滴答答就落下来。少年时期的谢衍很少有朋友，所以对学习的兴趣越发就淡了，他常常在野外看蚂蚁搬家，一看就是一两个小时，然后，上课时分，才挤进教室，一放学，就匆匆离开了校园。高中毕业后，他随着大人去广东打工，在一个号称公仔故乡的小镇，他进了一家毛绒玩具厂。

虽然电子厂也需要他那样的工人，可是他喜欢那些玩具，毛茸茸的，都睁着可爱的大眼睛，颜色鲜艳艳丽，触感温润妥帖，他看着那手中简单的布片，最后变成了那样可爱的一个物件，的确，他仿佛可以和它们对话与交流。

谢衍深深记得荣雪梅董事长在广东那个公仔小镇招聘工人的情景。之前，谢衍老家安康市委、市政府的一些领导，还有安康市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已经探访到在这个小镇有许多安康老乡在各家毛绒玩具厂打工。安康要打造“中国毛绒玩具新都”，准备发展毛绒玩具产业，也需要大量的工人。便提前联络了这些老乡们。

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春天下午，来自家乡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几乎是早上才赶到，他们开了半晚上的车，风尘仆仆，特别是老家安康还在乍暖还寒时节，这些干部们还没有适应过来，几乎都穿得有一点厚，显得有一点温温的土气。谢衍看到他们那些类似的举止就总是想到自己的父母亲，不觉产生了一点亲近感，甚至眼眶都有点湿了……

当时在一个大酒店里，政府部门加上招工的企业家，约了有100多名老乡参加，巨大的红色横幅挂在宾馆的高墙上，上书：“关爱也许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下面还有一幅主题画，画的是家乡碧绿的湖水与青山。主题文字：“我们在门口等您回家……”。那时候，谢衍第一次见到家乡的领导，也第一次见到董事长荣雪梅。领导讲话完后，荣雪梅坦诚地说：亲爱的工友们，回家就业和创业都不矛盾，你们都是熟练工，还有做管理的，有的人十七八岁就离家了，那时候家里面吃不饱，穿不暖，出来打工都时间不短了，你们酸甜苦辣都吃过，现在，咱们安康政府关注产业、关注就业，要改善老百姓的生活，我响应政策，在安康办了厂，也欢迎大家回家就业，支持我，也就是支持了咱们安康的毛绒玩具产业……

四

一晃，谢衍回到安康老家已经两年时间了。他的人生经历，可以用一些镜头来形容。有一天，他正在一台崭新的机器前完成最后一道工序，明媚的夕阳照耀着毛绒玩具水晶面料那晶莹的光波，在谢衍

的手掌上跳跃，高灿看得呆了过去。突然，副厂长走了过来，让下班后的谢衍到他的办公室去一下，在那里，副厂长和他谈，经过人事商量，决定提拔他当技术主管，谢衍还要推辞，副厂长说：一些工人已经逐渐熟练了，可是更精细的技术掌握不了，这就是厂里的瓶颈，难以完成高质量的订单，你必须得传授、把关。

就这样，谢衍从总厂普通工人调到了一个分厂成为技术主管，以前，他是一个腼腆的人，只愿意和机器和毛绒玩具打交道，可是，岗位的变更，也要求他不得不学会跟人打交道。他后来发现，主要因为他技术过硬，工友们对他还是很尊敬的，他逐渐克服了心里的障碍，厂里认识的那位叫高灿的女孩，那个大大咧咧他称为傻白甜的女孩，再次治愈了他的腼腆，使他几乎沐浴在阳光下之中。

荣雪梅董事长创办的企业体量大，口碑好，外商企业接受订单服务需要验厂，厂的配置需要不断升级，逐渐在相关部门的帮助下，进驻了工业园区新建的标准厂房，同时，为了让更多的人方便就近就业，厂里还在很多移民迁建的新社区里创办了新社区工厂。

慢慢的，这一片厂区发展产业链企业，配备了生产毛绒玩具的填充棉厂，还有兄弟企业成立的提供毛绒玩具面料的纺织品厂，还开了很多花边和周边配件商店等。当谢衍走进那些卖配件的街区，恍惚之间，好像又回到广东公仔之乡，在那里，他还是个小小的胆怯的少年。毛绒玩具厂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也需要大量的人力，谢衍就介绍自己的母亲、父亲和妹妹也都进了不同的厂。

现在，谢衍去网上刷冰墩墩，再次刷到了自己喜欢的谷爱凌和羽生结弦。谷爱凌面容精致英姿勃发，在北京冬奥会自由滑中那漂亮的空翻犹如飘飞在天空的精灵，又宛若一片鲜亮的叶子点亮了天空的璀璨。而谢衍特别喜欢的羽生结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解说员用：“翩若惊鸿，婉若游龙；幸得识卿桃花面，从此阡陌多暖春”来形容他。当羽生结弦衣袂轻飘低低俯滑，犹如轻吻冰面，谢衍能感受到他对冰面的热爱，尤其帮助中国选手整理国旗，更是爱心满满，笑容灿烂，让谢衍感念。羽生结弦身材清瘦，面容腼腆，谢衍似乎总在他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尤其，羽生结弦最爱的毛绒玩具小熊维尼，他经常上场之前都要摸一摸，下场之后都要亲一亲，几乎和谢衍自己对于毛绒玩具的情感一样。小熊维尼和小熊纸巾盒，谢衍他们厂里也曾经代工，谢衍幸福地想到：羽生结弦抱的那只小熊维尼，是不是也有可能是自己生产的那一只呢？这多么有趣！

窗外下起了大雪，在温暖的厂房里，谢衍眯着眼睛，抱着自己生产的一只可爱的冰墩墩，对它说了几句话。谢衍到底对冰墩墩说了什么情话啊？我们的确猜不出来！

五

合阶时一个趑趄。馆长迎在台阶，在孙小川肩头拍了又拍，你小子真行！跳得太好了！孙小川的脸憋得通红，在灯光的映衬下更显得神采飞扬。

演出结束，主办方安排了宵夜，副馆长带着演员们先去夜市，孙小川留下来帮着馆长收拾现场，他把演员们扔得乱七八糟的服装道具摆放整齐，又把孙小川的服装包从杂乱的后备箱里拎出来，放在副驾驶旁边的平台上。

他们忙完赶到包间的时候，孙小川的男搭档已经喝完第五瓶啤酒了。他拎着酒瓶挨个找人干杯，孙小川毫不客气，直接用酒瓶跟他干上了。

午夜时分，在馆长再三催促下，意犹未尽的演员们东倒西歪睡眼朦胧地爬上了车，孙小川刚坐定，她的男搭档就一屁股坐在了原本副馆长坐的位置上。他把头半靠在孙小川肩上，酒气喷在她的脸上，说：闫导，今天这事你真不能怪我，临走前我是真的检查了好几遍，肯定是哪个孙子在使坏，我今天回去就买十套服装备用。

闫小严把他的头推开了。不用买了，这个舞都跳一百多场了，该看的人都看了，明天开始排新的，你还是男一号。我是你唯一的男一号，对不对？还是我回姐疼我。他撒娇似的抱着闫小严的胳膊，把脸贴在她的肩头。孙小川在镜子里看到闫小严一脸嫌弃的样子，冷不丁踩了一脚刹车，把黏在她身上的“膏药”甩开去。

大家都坐好，系好安全带啊！闭着眼睛打盹的馆长被惊醒了，嘱咐完大家，又对孙小川说：乡村道路不好走，你开慢点，实在困了，就找个宽敞安全的地方睡一会儿。

歇什么歌呀！你要是开了不让我开，这个车也不是只有你一个人能开走的。男一号借着酒劲儿夸海口。不让我开也行，我伺候你抽支烟，就有精神了。说着点燃一支烟给孙小川递过去。他照例腾出右手往左一仰来接。

哎哟！孙小川忍不住惊叫了一声，一个红点在空中划了一个弧线落在了闫小严的服装包上。与此同时，文化车在山路上左右摇摆了两次，一个急刹车停了下来。一车人都被惊醒了，孙小川开了驾驶员的顶灯，看了一眼自己的右手手心，被烟头烫着的地方有一个红红的印记。

着火了！有人看到闫小严的服装包丝丝地冒出了青烟。孙小川顾不上自己的手，一把拎了包冲下车去，三下五去二就把里面的衣服抖了出来，烟头掉出来，白色的舞蹈上一个黑色的大洞醒目而张扬。

扔了吧！闫小严说，反正以后也不穿了。孙小川没说话，把裙子搭在左手胳膊上，左手捡起地上的包向车尾走去。借着车厢里微弱的光，他看见那个男一号的帽子正躺在闫小严的服装包里。他犹豫了一下，将帽子夹进那条白色裙子里裹了又裹，塞进自己的服装包。

回到车上，孙小川的睡意彻底消失了。他说，你们都安心睡吧，我一定把大家安全全送到家。

再次发动汽车，两束白光射向前路，无数蚊虫在光影里飞舞，孙小川看见那些细小的身影渐渐地凝聚在一起，变成一只银光闪闪的白蝴蝶，翩翩地在他眼前飞舞，领着他在漆黑的山谷里穿行。

蝶舞

■ 段祖琼

叶上。事实证明，如果馆长哪一次没有反复叮嘱服装道具的事宜，演出就会蹦出几个小插曲。不是这个演员拿错了演出服，就是那个演员弄丢了头饰。闫小严对待那些粗心大意的演员从不手软，她有自己的杀手锏——直接禁演。尽管如此，闫小严对她的男搭档却宽容得很，毕竟馆里能跟她搭档的男演员就一个，禁了他，双人舞的节目就只能取消。

三

一车人昏昏欲睡。闫小严却没有睡意，坐在她旁边的副馆长呼噜声很响，闫小严痛苦地皱了皱眉，下意识掏出了口袋里的香烟，掀开盒盖在鼻子底下嗅了嗅。

孙小川眼尖，从后视镜里看到了闫小严的举动，就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大声嚷嚷：瞌睡得要死了，谁给根烟抽抽，提提神？

还真有人从后排扔了一根烟上来，不偏不倚落在了副馆长脚跟前。“我x！”孙小川爆了句粗口。闫小严欠身将烟捡起来，开了身边的窗玻璃，把烟扔了出去，再从自己的烟盒里弹出一根烟来，点燃后递给孙小川。孙小川右手往后一仰就接了过去。

孙小川吸完最后一口烟，把烟灰和烟蒂弹出窗外。视线经过反光镜再次落到闫小严身上。

到底是到什么时候开始喜欢闫小严的？他默默问自己。是第一次见她在舞台上跳《蝶舞》的时候吧。她穿一身洁白的衣裙在舞台中央翩翩起舞，身姿柔弱无骨，裙带飘逸飞扬。他羡慕她的舞伴，甚至有取而代之的想法。

孙小川后悔自己当初的冲动，不该亮出B2驾驶证。他学的舞蹈专业，报考文化馆是来当演员的，却因为馆里没有招到司机，下乡的时候，馆长到处联系借调司机开流动文化车，孙小川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主动请缨。馆长说他临时开几次，后面继续招聘司机。结果，孙小川一开就是一年多，馆长根本忘了招司机的事情。

演员不够的时候，孙小川也上台，都只是群众演员，有时候他觉得开车也不错。但是自从喜欢上闫小严的舞蹈后，他就越来越想上台当男主角了。

四

流动文化车直接开进出现场，像这种露天的广场演出，车就是服装间和更衣室。

孙小川把车停稳，馆长第一个跳下车，满场就飞舞着他



远景村的演出安排在傍晚六点，山高远必须正午出发。文化馆的院子里，流动文化车已经点火发动了。火辣辣的太阳射在地面上的不是光，而是一团团烈火。唯有院中那棵需几人合围的桂花树愈发显得精神，树下的花坛里，太阳花和格桑花开得正艳，几只蝴蝶躲在绿荫下，你追我赶，从这朵花飞到那朵花，不嫌热也不觉得累。

透过驾驶室的玻璃，孙小川的目光停在那几只蝴蝶身上，特别是那只白色的蝴蝶，浑身闪着银光，它飞到哪儿，孙小川的目光就追到哪儿。

一群人拎着服装道具和化妆箱立在门厅里，谁也不主动推门出去。这是要把人晒死的节奏吗？一个小女生喊叫着。

孙小川跳下驾驶室，穿过人群，走进闫小严的办公室，一只手把她的演出服高高举过头顶，生怕裙角拖在了地上。另一只手从桌上拿了油纸伞夹在腋下，再去够桌上那个亮闪闪的化妆包和地上的服装包。他就这样举着、夹着、拎着闫小严的所有行头往外走了。大家目送着他把她的长裙挂在车尾换装间的衣架上，裙摆用一个纸袋子装着固定在衣橱底部，化妆包搁在衣橱的最顶层。油纸伞他却没放下，撑开了往回走，把一边的玻璃门全敞开了，对着屋里喊道：闫老师，可以走了。

门厅里顷刻间变得和院子里一样热气腾腾，演员们鱼贯而出，飞一般冲向文化车。闫小严最后走出来，躲在孙小川的伞下，从容不迫地上车。

二

闫小严在文化车上的座位是固定的，司机背后第一排靠窗的位置。孙小川偶尔分神从后视镜里观察她，她时而闭目养神，时而眺望窗外。有一两次，两人的目光在镜子里相遇，孙小川心中一紧，赶紧躲开了。

从上车起，馆长的电话就没停过，不是联系主办方沟通流程细节，就是督促装台的工人。时不时还有私人电话进来，对待私事，馆长从来都没有耐心，言语格外简洁。孙小川在心里笑了一下，每次安排工作，馆长最啰嗦，枝枝说到叶